

目 录

“全民国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3
-------------------------	---

奚 哲

伟大的预见	11
-------------	----

(苏) P. 科索拉波夫

科学预见的伟大力量	22
-----------------	----

(苏) B. 泽文

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 学说的形成	31
----------------------------------	----

(苏) Г. A. 巴加图利亚

《哥达纲领批判》的现实意义	57
---------------------	----

(东德) 维尔纳 · 卡尔魏特

纪念《哥达纲领批判》一百周年	69
----------------------	----

(英) A. L. 莫顿

动 态

东德举办《哥达纲领批判》写作一百周年 纪念 活动	92
--------------------------------	----

东德举行 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问题 讨论会	94
-----------------------------	----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95
----------------	----

殷 纳

从阶级差别到社会单一性	101
(苏) Г. E. 格列则尔曼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辩证法 解决社会 矛盾的新途径和新形式	118
(苏) Г. E. 格列则尔曼	
苏联工人阶级的社会发展	136
(苏) Л. A. 高尔东 Э. B. 克劳波夫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	163
(东德) O. S. 特尔诺夫等	
社会结构与阶层划分	167
(英) E. A. 宛柏格	
简讯	177
零讯	184

“全民国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奚哲

——评苏修“纪念”《哥达纲领批判》 写作一百周年的五篇文章

一九七五年是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写作一百周年。苏修叛徒集团又是开“纪念”会，又是写“纪念”文章，俨然以马克思的“继承者”自居，大吹大擂，好不热闹。但是，只要读一读他们的言论和文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伙叛徒是在“纪念”的幌子下肆意修正《哥达纲领批判》这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行无耻的歪曲和篡改，大肆贩卖其“全民国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这里译载的五篇文章就是很好的例证。

大家知道，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时，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马克思以无比明确的语言提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经典的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国家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中心

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

当年的拉萨尔机会主义分子为了维护普鲁士这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的反动统治，极力贩卖唯心主义的超阶级的国家观，他们“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拉萨尔本人就把国家说成是某种抽象的、超阶级的组织。他说：“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促进和支持人类的巨大文明进步恰恰是国家的任务和本分”。拉萨尔一伙鼓吹无产阶级只要争得普选权，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议会，就能迫使国家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从而使国家成为“自由国家”。因此，他们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严正地指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恩格斯也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耐人寻味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苏修叛徒集团恰恰在“纪念”《哥达纲领批判》的文章中，重弹了拉萨尔机会主义分子的老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抹煞国家的阶级性质，宣称他们已经“把无产阶级的国家……改造成全民国家”，而且吹嘘这是“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中迈出了大大的一步”。不

错，苏修叛徒们迈出的步子确实是大大的，但不是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而是沿着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道路迈出的，是沿着老叛徒、老工贼拉萨尔的道路迈出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用‘全民国家’代替了拉萨尔的‘自由国家’而已。

正如拉萨尔用“自由国家”为普鲁士专制国家涂脂抹粉那样，苏修叛徒们用“全民国家”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披金挂彩。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自从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来，就使列宁亲手创建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数只占全国百分之几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支配着整个社会财富。他们利用反革命暴力机器，对内实行法西斯式的专政，对外到处侵略扩张。所谓“全民国家”只不过是苏修法西斯专政的遮羞布罢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剖析了普鲁士国家的阶级实质，这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穿苏修的“全民国家”的阶级实质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明明是与《哥达纲领批判》大唱反调，苏修叛徒们却硬说，他们那一套“全民国家”的谬论和反革命实践，似乎并不违反《哥达纲领批判》的精神，反而正是这种精神的发扬光大。为了达到这个偷天换日的目的，这伙叛徒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在这五篇文章中，他们或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篡改；或是在旁征博引中夹带私货。然而“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苏修叛徒们使出浑身解数，除了再一次暴露了他们

的丑恶嘴脸 暴露了他们的‘全民国家’反《哥达纲领批判》、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外，是捞不到什么东西的。

列宁在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针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尖锐地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了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我们在这五篇文章中看到，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既达到与老修正主义者相同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又不失掉一贯苦心装扮的“列宁的忠实信徒”的伪装，他们采取的手法确实比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来得“高明”。当年考茨基猖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毁灭民主’，没有自由”咒骂苏维埃政权是个‘没有生命力的孩子’，诅咒它很快就会灭亡；如今苏修叛徒们则狡猾得多，他们不对无产阶级专政作正面的攻击，而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的划分上玩弄阴谋。有的文章划分为三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社会主义时期 完全的共产主义时期）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的“全民国家”制造理论根据。有的文章在引了马克思所说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段话之后，马上宣称：“正象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所应得出的，也正象苏联和其他国家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实际经验所证明的，这里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按照苏修叛徒集团的说法，苏联在三十年代后半期

就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在一国范围内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此后即开始了社会主义时期。在社会主义时期又分成若干小的阶段，三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时期，而到六十年代中则“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开始了向共产主义的“迈进”。总之，不论是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某些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都已终结，也就是说他们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诸国，都已不再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了。

在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确已不复存在，但决不是因为它已过时而消亡，而是因为在那些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所篡夺，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

联系到苏联等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我们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论述“所应得出的”究竟是什么结论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得一清二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整个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不是几十年，而是

一百年到几百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消灭“四个一切”之前的一整个时期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可见社会主义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列宁在共产主义一词前加了限制词“无阶级社会”，说明指的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这以前的一整个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亲自得出的明确的结论。在这些明确的结论面前，苏修叛徒们妄图在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问题上，在时期划分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完全是徒劳的。苏修叛徒们在攻击、篡改马克思主义方面比老修正主义者的手法更为卑劣，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人们不难看出，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声称要对它进行“修正”，苏修拐弯抹角地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已不适用，在这两者之间，不是贯串着一条一脉相承的又粗又长的黑线吗？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虽然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了，但这只不过

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曲折而已。当《哥达纲领批判》在写作十五年后公开发表时，恩格斯欣慰地指出，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德国工人阶级与拉萨尔机会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曾经嚣张一时的拉萨尔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今天，全盘继承了老修正主义衣钵的苏修叛徒集团，也必然要落得和拉萨尔机会主义同样可耻的下场。

伟大的预见

——纪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写作一百周年——

(苏)P. 科索拉波夫

【编者按】科索拉波夫在这篇文章中装模作样地称颂《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有“全世界历史意义”东拉西扯地谈到了各种问题，好象真有一点“纪念”的样子。但是，一碰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他就立刻原形毕露了。他说：“工人阶级的专政”“为把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民主改造成全民的国家制度和民主创造前提。”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决不是什么向“全民国家”的过渡。马克思还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由此可见，只要存在着阶级、阶级差别以及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相应的观念，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绝对必要的。作者所以作这种篡改，其目的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之间塞进苏修叛徒集团炮制的“全民国家”阶段、“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些私货，以便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

义、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

老早以前，五月五日就理所当然地列为国际共运和国际工运的光辉节日了。全世界的革命者、觉悟的无产者都在五月五日庆祝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卡尔·马克思的诞辰。列宁在这一天创办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这一事实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还应该补充一点，那就是，在我们的革命学说的历史上，也正是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写成了在理论深度和政治意义上可与《共产党宣言》相媲美的一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杰出文献——《哥达纲领批判》。

一百年前，即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马克思把这个文件寄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所谓爱森纳赫派）。马克思在附信中说道：“……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①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爱森纳赫派对拉萨尔派的毫无原则的让步，同时巧妙地利用同机会主义错误论战的时机，正面论证了工人阶级的根本策略和战略原则，以及最近的和长远的目标和任务。《哥达纲领批判》的天才结论，它对未来社会制度的原则所作的明确、扼要的叙述，是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乐观主义哲学极其宝贵的贡献，在伟大十月革命的熔炉中，在以后的历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下同），第 5 页。

次社会主义革命中，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建设新社会的实践中，经受住了全面的考验。

光是对农民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者阶层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说明《哥达纲领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具有重大意义，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政治同盟军的学说的出发点。马克思坚决摒弃了似乎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种荒谬的宗派主义观点。他要爱森纳赫派记住《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条原理：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由此可见，农民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能力并不能勾消，这对无产阶级不占居民多数的国家中的解放运动的命运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这种立场，后来使列宁得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顺利地加以发展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证明了和确定了在革命过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联盟的形式。

马克思对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对待工人运动的立场所作的批判，同样是有远见的。他写道：“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①。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形式来说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具有了全世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 17 页。

界的性质的时候，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确，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都不可避免地经济上被纳入世界市场的“格局”在政治上被纳入国家体系的“格局”。而这意味着，工人运动的成功既靠同国内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的联盟来保证，也靠同国外类似的社会力量的联盟来保证，并且首先是靠同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队伍的联盟，——靠劳动者的阶级团结、靠他们的国际主义团结来保证。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执政时社会的政治组织将采取何种形式这个问题的提法，具有真正全世界历史的意义。他问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或者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依马克思看，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马克思以这个论点的精神作了答复。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表明的，正是工人阶级的专政保证了剥削者的国家机器彻底地为那种完全为劳动者利益服务的新政权机构所代替。也正是工人阶级的专政——随着社会各阶层向社会主义立场的转变和社会的社会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的形成——为把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民主改造成全民的国家制度和民主创造前提。

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必然性的发现，以及与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 22—23 页。

这个时期相适应的国家的阶级性质的确定，就已经使人可以把《哥达纲领批判》看作是不朽的著作了。但马克思看得更远，并且作了更加深远得多的社会预测。照列宁的话说，他把发展论也用于未来社会，其根据是：未来社会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列宁着重指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①

科学地洞察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个（破天荒第一次使每一个人确实有可能从孤立的“个人”上升为有完全权利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制度的本质，使马克思得以展望好几十年之远，毫无差错地规定出这个制度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

其中一些特征有如下述：

- 变劳动资料为全社会的财产；
- 把个体劳动直接纳入总的集体劳动，并由社会直接承认它；
- 集体占有社会总产品；
- 把为补偿陈旧的和耗费掉的生产资料、为扩大再生产、以及为设立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所必要的那部分产品经常保持在社会手中，不能进行个人分配；
- 从用于消费需要的那部分产品中扣除管理费用和用来共同满足需要（教育、保健、公共生活服务等）用来赡养无劳动能力者等的社会基金；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下同）第 75 页。

——根据劳动的量和质，实行按劳分配；

——在个人分配中，保持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那个原则：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由于各个人的能力、技术、劳动生产率等的不同，也保留物质保障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在社会主义下，这种“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所给与的不平等的权利”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社会目前所拥有的生产力和消费物资还是相对有限的，并且社会积极培养新的劳动态度和对公共财产的态度，还不得不把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的各种不同杠杆动用起来。

在考察这种法权不再必要的前提问题时，马克思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第二阶段的必要性，并对共产主义的特征作了全面的论述。他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这个经典性的论述，是苏共党纲中给共产主义所下定义的基础。二十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社会现实，实实在在地证明了马克思是多么的正确！

当年，列宁曾对资产阶级“驳斥”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给予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 14 页。

致命的批判，这种手法就是：使事情的政治经济本质淹没在大量凭空臆造的细情末节之中。新近出现的庸俗化者和折衷主义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徒劳无益地妄图证明什么马克思对未来的预见“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他的出发前提——大机器工业——现在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不同于 19 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阶段。但是，不应当忘记，工业从马克思在世时的工厂生产到流水作业、而后又到部分自动化阶段的这种进化，以及今天正在展开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这样那样地预言过了。只有无知或者偏见才会使人认为这些过程是现代社会经济规律——劳动社会化的日益迅速、日益多面化的进展——的某种‘对立物’。列宁继马克思之后，把劳动的社会化叫作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①

人们在攻击马克思对新社会本质特点的预见时，有时候提出这样的理由：在马克思的预见中，似乎只承认具有单一的全民（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而没有考虑到公有制的另一种形式——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产生的可能性。但这是不正确的。就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已对他当时的工人合作社表示了肯定态度，因为，这些合作社证明劳动人民在争取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1886 年 1 月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写道：“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 下同 第 21 卷 第 51 页